



中俄文学
互译出版项目

俄罗斯
文库

野兽的标记

〔俄罗斯〕奥列格·叶尔马科夫 / 著

刘宪平 王加兴 / 译

Знак зверя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野兽的标记

Знак зверя

〔俄罗斯〕奥列格·叶尔马科夫／著

刘宪平 王加兴／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4611

ОЛЕГ ЕРМАКОВ

ЗНАК ЗВЕРЯ

©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АСТРЕЛЬ”,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兽的标记/(俄罗斯)叶尔马科夫著;刘宪平,王加兴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ISBN 978-7-02-010627-1

I. ①野… II. ①叶…②刘…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4781 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2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页 2

版 次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627-1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叶尔马科夫 1961 年 2 月出生于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市,他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做过护林员及记者等工作。1989 年,他以系列短篇小说《阿富汗故事》走上文坛,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许多作品,如《野兽的标记》(1992)、《独角兽》(1998)、《河》(1999)等。奥·叶尔马科夫不仅享誉俄罗斯文坛,而且受到其他国家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他的作品已经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汉语、日语及意大利语等十多种文字。

长篇小说《野兽的标记》是叶尔马科夫的代表作,发表于 1992 年。这部带有后现代主义印记的作品一经发表就立即引起评论界和读者的极大兴趣,当年即获得俄罗斯首届布克奖提名,虽说最终不敌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但是能从强手如林的俄罗斯文坛杀入俄语布克奖决赛圈,足以证明年轻的叶尔马科夫和他这部《野兽的标记》的实力。

《野兽的标记》描写的是阿富汗战争,但是叶尔马科夫的重点并没有放在战争事件和战事活动的艺术再现或是战斗功勋和英雄主义的歌颂上,所以小说中很少出现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战斗场面和刻意渲染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残酷场景。作者着眼于前线驻军日常生活的真实,像一部纪录片那样忠实于自然的描写,所以小说更多地转向反映战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不幸、痛苦与死亡;通过悲剧事件的再现,追根溯源,深挖人性中如同野兽般的丑

陋与罪恶,探究苏联社会生活的种种弊端。

小说没有主情节,故事是通过一个叫切列帕哈的年轻炮兵校正手展开。在阿富汗的大理石城驻扎着一个团的苏联军队,切列帕哈所在的炮兵连营地便在城市的边缘。按照入伍时间的先后,士兵们分为四伙:“大爷”“野鸡”“黄雀”和“儿子”。四个帮派等级森严,大伙儿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某种传统和规矩。“大爷”是老兵油子,地位最高,他们可以随意支配、欺压别人;“野鸡”次之。而地位最低的要数新兵,他们每天不仅要去做诸如擦地板、扫厕所之类最脏最累的活儿,还要替“大爷”们洗饭盒和衣领,并且还得时刻提防“大爷”们的突然袭击。作为新兵,切列帕哈想要起来反抗,却遭到老兵们的毒打。时间日复一日地循环,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一样。一次,有两个士兵逃跑了,恰巧夜晚值勤的切列帕哈在黑暗中开枪杀死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却成功逃脱。而这个名叫鲍里斯的死者正是切列帕哈在新兵连里最好的兄弟。为了搜查逃兵,团长克拉波夫上校亲自带队将阿富汗一个普通的卡里亚哈玛达村摧毁。之后,部队接到作战任务。在奔赴前线前,将军来到大理石城视察,却发现部队的备战漏洞百出。战斗中,目标久攻不下,甚至还由于情报的差错而误伤了自己人。出于报复心理,侦察连长奥萨奇下令枪杀了阿富汗俘虏。在战斗间隙,卫生所的外科医生终于以七百卢布的代价得到了垂涎已久的辫子护士。战役之后,团长失误被免职并提交军事法庭。在新年晚宴上,人们谈起对战争的理解以及苏联国内情况。外科医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而失眠,并引发对战争和生活的思考。在一次行动中,将要返回苏联的侦察连长奥萨奇中了阿富汗人的埋伏,将自己的躯体永久地留在了这里。

冬去春来,熬成“大爷”的切列帕哈也学会了戏弄“儿子”,学会了吸食大麻,学会了恫吓阿富汗平民,只是在夜深人静时,浮躁的心才会得到一丝安宁。在海市蜃楼般的梦幻中,他像中国古代

的隐士在海边捡拾着小螃蟹,和心仪的姑娘尽情地嬉戏玩耍。复员的日子终于到了,切列帕哈和同伴们又来到了两年前的喀布尔机场。这里一如从前,有人过河回家,有人翻山上战场。这里是士兵的转运站,是始发站和终点,是士兵的入口和出口;这里更是和平与战争的大门。飞过河回到苏联,对于个人来说,这里的情景不会重复;然而,这一切将会在直升机里的新兵身上重演,新一轮死亡即将发生。

叶尔马科夫在小说里向读者展现了军营里的偷盗、抢掠、以老欺新以及士兵的喝酒吸毒、男女关系混乱等悲剧性现实,而这种真实其实是苏联国内政治社会生活的延续。小说的背景是勃列日涅夫及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此时的苏联社会充斥着酗酒、吸毒,社会底层日常生活的痛苦与艰辛滋生了人性的猥琐与狡诈,因此人性中呈现出动物本能,使人的精神麻木、道德堕落。这一切也蔓延到军队,蔓延到阿富汗。在这里,人性被可怕地扭曲,人的尊严被无情地剥夺,人的存在受到了威胁,所以就难免发生更多悲剧性的事件。作者运用了许多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向人们展示这些悲剧。例如满城肆虐的黄疸病、黑压压逼近大理石城的蝗虫都预示着在劫难逃的悲剧。

小说结构看似松散,其实读起来却像剧本一样,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扣人心弦。枯燥的军营生活、紧张的战斗场景以及恬静的海市蜃楼般的梦境相互交糅,使人仿佛置身其中。如果不是亲身有此经历,实在难以写出来。此外,小说语言简单、明快、准确、通俗,使人读来爱不释手。

曾经有评论家把叶尔马科夫同德国作家雷马克和美国作家海明威相比较。从《野兽的标记》中,我们的确发现他们之间的许多共同之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叶尔马科夫和他震撼人心的著作也必将同雷马克及海明威一样流芳百世!

赵建常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它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

《约翰启示录》14：11

目 次

前 言	1
第一章 最轻松的值勤任务	1
第二章 军号声	75
第三章 作战	103
第四章 新年	178
第五章 平原	240
第六章 女人	278
第七章 兵站	310

第一章

最轻松的值勤任务

1

这个敌人机灵,狡猾。他正在悄悄地往这边靠近。每一步都得提防着。要一刻不停地走。

二十步。

拐弯。

二十步。

顺着边沿跨二十步,走到大炮跟前,拐个弯,再走二十步。两步大概有一米远,也就是说,加起来有十米长。那么高度呢……高度有成千上万个光年。

在浓重的夜色里,两眼一抹黑,强烈的气味使胸口憋得喘不过气来,好像黏糊糊的身子夹在了山崖的裂罅间、狭窄的走廊里。

二十步。

拐弯……

在边沿外面的沟壑里又传来一阵沙沙声。

声音很轻。这多半是某种怪兽,白天它们待在洞穴里,等待烈火之炎消退,夜里便出来觅食;这些走兽千奇百怪:缺腿的,圆鼓鼓的,瘦长的,窄脸的,多足的,毛茸茸的,褐色的,钳状颌骨的,尾巴上长有毒钩的,浅绿色的,小而笨拙的,大块头的,皮上长着许多小

疙瘩、拖着一条粗尾巴、脸部宽大的——几乎每只怪兽的舌头下面都有几滴珍贵的液体，它们是用来清扫路障的，可以使一部分同类吓得落荒而逃，使另一部分同类吓得胆战心惊地退到一边。

二十步。

拐弯……

不停地走动，这似乎是自我防卫的一种理想手段。但是敌人也可以在你走动时向你发起攻击——将你绊倒，并把你从边沿上摔出去。在那边的沟壑里，某个怪物由于受到惊吓使用刺来扎你。

还有另外一些防卫的办法。晃动脑袋，抖一抖身子，就像马在马蝇往眼睛里或鼻孔里钻的时候通常所做的那样。或是蹲下身子，揉揉眼睛，抡动手臂……

要带着这么重的铁家伙蹲下身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再说这也很危险，乏力的双腿弯曲下来之后，需要休息好一会儿，而睡意就会趁机袭来，它轻轻地拍打一下脑门，屁股便着了地，双手垂放在膝盖上，脑袋耷拉在手臂上。

而这时就会出现……

要举起酸疼的双手，也并非易事。再说，只要稍微动一动就会大汗淋漓。像马那样的做法根本行不通——脑袋本来就沉甸甸的，涨得很，只要一晃动，血管就会忽地涨满暗红色的血，并且会膨胀起来。它肯定会崩裂开来的。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用手指摸一摸脸，弹一弹双颊，拧一拧皮肤，半合上眼睛，按一按眼皮。

也可以尝试一下到高高的天空中去翱翔。

不，即便是在那里，在浅白色的尘埃中，在湿漉漉、暖乎乎的太阳和行星之间，睡意也在窥伺着你，等待着你，它随时准备向你袭来，有力而又轻柔地拍打一下你的额头，便将你击倒。

而就在这时边沿上就会出现……

由于长时间地仰望星空，脖子发麻，脑袋发晕……脑袋本来就

是昏沉沉的,后脑勺直发木。这是因为白天那黄色的热浪,夜间那看不见的炎热和经久不散的香味的缘故。香味在夜间显得特别浓烈,早晨一直有和煦的东风吹来,这股香味就可以稍微被冲淡一些;午后的风虽然已经不清新了,也很热,但吹在身上毕竟还是挺舒服的。可在夜里,空气不流动,到处都充满了这股香味,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连唾液都变得甜腻腻的。就像是在一汪甲醛水溶液里浸泡着一具尸体,尸体躺在走廊的某个角落里,或是在边沿外面的沟壑里,那里到处都是长有鳞片的、毛茸茸的、带刺的爬虫。

其实哪儿都没有什么尸体,但也未必……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已经有了。但散发出这股香味的不是尸体,是病毒。这又多了一个敌人,病毒长着豺狼般的眼睛,正在城里肆虐横行,城里人呼吸着饱含病毒的空气。

无论如何也不能睡觉。

荒原上的那位来客可能会爬到边沿上来,也可能过来一位老兵:看你睡着了,就挥起胳膊,用枪托对准头盔猛击一下。也可能是对准牙齿。

二十步。拐……——忽然一阵尖厉而响亮的鸟鸣般的声音划破了寂静,边沿外面的黑暗升腾起来,急速转动的旋涡越旋越深,越旋越大,远处显现出波浪的形状,一整条波浪形的地平线由于受到下面微弱的光照突然显露了出来——光线逐渐明亮,终于露出了云母的一角;天空照亮了,突现出来的、带有浅蓝色斑点的球体压在地平线上,地平线被压弯了。地平线被压弯了,又拉平了,球体悬挂在地面上,动了动,便开始升腾起来,它泛着白光,越来越亮,变成了一轮淡淡的、扁平的小月亮。

原来,炮兵连就在辽阔平原的边缘上,一门门小炮的细长炮管对准了洒满月光的地平线。

叫喊声飞扬起来,撕碎了一切,打破了人们的种种梦幻,砸碎

了梦中那不堪一击的枷锁，于是，铁器的响声，湿润的哈欠声、呻吟声，沉重的啪嗒声响彻摆满双层床和床头柜的长长的帆布营房。发出叫喊声的那个人戴着红袖标，站在帐篷中央。他用手摸了一下阴沉沉的脸，朝四处张望了一下，又冷酷无情地张开了大嘴。听到叫喊声，第一伙人仍在被窝里一动不动地躺着；第二伙人伸了伸懒腰；第三伙人在床上坐了起来；第四伙穿起了裤子。戴红袖标的那个人第三次咧开了嘴巴。但这一回并没有发出叫喊声，那人只是轻轻地从喉咙里呼出一口气：啊——哈，就闭上了嘴。他擦了擦眼泪，往四下里看了看。他看见：第四伙人已经穿好了鞋子，正离开自己的床位朝门口走去；第三伙人正在把腿伸进裤筒；第二伙人还穿着裤衩，一边呆呆地看着地上，一边在搔痒；第一伙人终于动了动身子，在被窝里发出了叹息声。因此他又瞪大眼睛，龇牙咧嘴地怒吼了一声。他一整夜都没有合眼；帐篷里谁也没有一整夜都在睡觉，为了自身和城市的安全，每人要值两小时的班，而戴红袖标的那个人却是熬了整整一夜。所以现在他很想睡觉；虽然这是许可的，他可以躺下一直睡到中午，但必须是在早晨站完队列之后，而在这之前还要越野跑步，做早操，把帐篷里里外外打扫一遍，还得洗漱，吃早饭，清扫食堂……他的大脑已经昏昏欲睡，但有一点却很清楚：人们动作越快，时间就过得越快，可第一伙和第二伙人却在故意磨蹭时间，得催一催他们，于是戴红袖标的那个人又一次扯起了嗓子：“炮兵连！……全体起床！”他忽然趋身向前，并飞起一只脚——第四伙中的一个人正快步走在通往门口的过道上，一种危险的感觉掠过他的脊背，于是他向门口冲了过去，但为时已晚，——穿着四十四码涂有蓝黑色鞋油的充革布高筒靴的那只脚踢中了他，随着一声轻微而有力的闷响，他的动作忽然加快了，脸由于疼痛而扭曲了，伸向前方的手臂重重地撞到了门上，他跌跌撞撞地从昏暗的帐篷里冲了出去，消失在新的一天那令人目眩的阳光之中。

太阳正好从月亮在昨天夜里照射的那个位置照射着炮兵营地。但在月亮的映照下,营地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月光的映衬下,宽敞的帐篷就像马戏团的帐幕,或者就像从巴勒斯坦的远古时代游牧来到这里的某个部落的住处。可这会儿,看上去就是一座普普通通的、由一家国防工业企业用涂漆防水布生产的帐篷,里面是兵营,士兵们的营房。它的右边有一个不大的板棚,四周围着带刺的铁丝网。左边有一座用木板和防水布造的大型工事。这里还有几座建筑物,夜间看上去新奇诡异,可这会儿,在阳光的照射下,却成了外观很一般的,用木板、防水布和黏土盖就的大小不一的棚子。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板棚都紧挨在一起,三面围着一米半高的大理石围墙,营地的正前方对着城市,背后是一片平坦的、光秃秃的、尘土飞扬的旷野。夜间,在月光的映照下,大理石围墙显得洁白透亮。贮水池里也是绿光盈盈。可现在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但在荒凉的平原上冉冉升起的太阳却还是明亮纯净而令人欢欣鼓舞的。简直难以置信,使平原失去生机的恰恰就是这轮太阳,快到中午的时候,由于阳光的照射,一切都变得更加暗淡,而且皱皱巴巴的。正午时分,便会出现新的裂纹,大风便会卷起新的尘土,于是照得刚睡醒的人们睁不开眼睛的这轮旭日就变成了另一种样子——模糊陈旧而失去光泽。

士兵们眯缝起双眼走出营房,用拳头揉了揉眼睛,从大大小小的板棚旁边走过,来到了院子里最边上的那个棚子。里面很挤,许多人都绕到后面去——撒尿的时候还可以看看城里的房屋、高大的黑色烟囱和红色的旗子。

他们又折了回来。

他们在等着。

门开了——这是一座用黏土建盖的、只有一扇窗户的平顶小房子——门口出现了一个人,他穿着饰有白色镶条的红裤衩,上身

穿着白色的足球衫，脚蹬白色的运动鞋。他穿过院子，走出一米半高的大理石围墙，跑了起来。后面有一群人想追赶他，可怎么也赶不上，虽说他很笨重，也远不是年轻人。他们呼哧呼哧地跑着，脚步很重，不时地咳出痰来吐掉，路面颤动起来，尘土飞扬。穿红裤衩的那个人领着大伙儿沿着道路向第二炮兵连驻扎的村庄跑去，而后拐了个弯，直奔大荒原。他们的脚下已不是落满尘埃的道路，而是坚硬的土地，上面还有棕色的、浅棕红色的和微白色的细草，硬土咯吱作响，就像是一副枯旧的骨架。

他们在炮兵连营地与城市之间的荒原上兜了一圈，又折了回来，站好队，开始跟着长得敦实、穿着红裤衩的那个人一起做动作。

做完早操，第一伙和第二伙人不紧不慢地——这又引起了戴红袖标的那位值班中士的愤懑——走进帐篷，坐到床上，打开床头柜，取出肥皂盒、刮脸用具、牙膏、雪花膏，把粗硬的方格毛巾往肩上一搭，站起身来，走出帐篷，来到露天洗脸池旁；第三伙和第四伙人则干起活来：拿着用艾蒿编扎的笤帚打扫院子，把床单的边儿小心翼翼地塞到床垫下面，把毛毯叠好，将拍松的枕头在床头摆平。

过了一会儿，第一伙和第二伙人洗漱完毕，陆续回来了，他们的下巴和脸颊刮得干干净净的，还带有香味。他们把牙膏和塑料盒放进床头柜，穿上夹克衫——上面的衬领由于放了一夜而显得白了一些，干净了一些——扣好纽扣，系上宽腰带，点起香烟并吐出一口烟，一边说着话，一边慢悠悠地从帐篷里踱了出来，分散到院子的各个角落，有的人擦起靴子，有的人坐到吸烟室里，有的人倚靠在大理石围墙上，他们都在等着。这个时候，第四伙人拎来了几桶水，把抹布蘸湿，开始擦洗地板；他们顺着主要的过道渐渐向前移动，有的拐进了床与床之间的通道上，有的把抹布伸到了床头柜的下面，有的在搬动水桶，桶里的水已经浑浊不堪，泛起泡沫和泥土；他们时而惴惴不安地瞥一瞥帐篷中央的那双四十四码的蓝黑色靴子；擦洗地板的人蹲着身子不时地移动着，就像是带着抹布

和水桶在蹲着跳俄罗斯民间舞一样——这种拖泥带水的跳法显然刺激了穿着四十四码蓝黑色靴子的那人的神经，他让这些动作麻利点，便说了声：“怎么搞的？”所有擦洗地板的人都停了下来，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营房中央的那双靴子……

“改用华尔兹速度！”中士终于说道。一只只拿着抹布的手迅速在没有漆过的地板上滑动起来。

地板擦洗得干干净净。擦洗地板的人拿上盥漱用具，快步走向洗脸池——三个大铁桶上连着几根长长的水管，每根管子上都有一排水龙头，下面还有接脏水用的铁皮槽。这时，几名值日勤务兵从伙房回来了，他们拎着两只绿色的大桶和一扎黑面包。士兵们都兴奋起来，走上前去把勤务兵迎了进来，并退到一边，先让他们走了过去，再跟随其后。第四伙人一看到这一情景，便赶紧用钝刀片将脸颊和下巴匆匆刮了几下，随便洗了洗，边走边用脏兮兮的毛巾擦着脸，径直奔向食堂，连牙齿都顾不得刷了。

五十个人一下子都坐到了帆布棚里，显得有些拥挤。铝制器皿的声音不绝于耳，还有咳嗽声、长凳的嘎吱声。

圆桶里冒着热气。勤务兵分发着加有几块黄色猪肉的大麦米饭、咖啡和面包。米饭、面包和咖啡都有一股子漂白粉的味道。咖啡只有一点点甜味。

食堂里苍蝇很多，在饭桌上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到手臂上，一会儿飞到鼻子上，有的在洗着小爪子，有的还往加有黄色猪肉的米饭里钻，有的一不小心掉到热咖啡里给烫死了。人们吃着早饭，神经质地摇晃着脑袋，不时地挥赶着手臂上那些讨厌的家伙，一边骂着，一边把它们从杯子里拨弄出来。

第一伙人中的一个高颧骨的瘦子要第四伙人中的一个胖子过去一下。胖子飞快地把剩下的米饭统统倒进嘴里，一边急匆匆地咀嚼着，一边站起身来。

“这是什么？”

“哪里？”

“这儿。”

胖子往杯子里看了一眼。杯子里漂浮着一只苍蝇。胖子肉乎乎的鼻子上还沾着一滴热咖啡。

“是苍蝇。”他低声说道，并把目光转向一边。

“你还记得你是干什么的吗？”瘦子慢条斯理地问道。

胖子点了点头。

“是的。”

“是干什么的呢？”

胖子没有吭声。

“是让你干什么的？”

“我记得。”胖子说。

“那你为什么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

“时间太紧。”

“你们听到了没有？”瘦子转向大伙儿，“要是我当初也像你这样回答的话，”他继续说道，“你可知道，会把我怎么样吗？”

胖子那粉红色的脸绷得紧紧的。

“知道吗？”

胖子开始后退。

“站好！”

胖子继续后退。

“站好！”

他收住脚步，好不容易才使自己肥硕的、被衣服裹得紧紧的身体停下来。

瘦子拿起那杯漂浮着黑苍蝇的咖啡，朝杯子里瞧了瞧，又抬起目光来看胖子，若有所思地蹙起额头，他的手有节奏地摆动起来，漂浮着苍蝇的咖啡随之也晃动起来，并在杯子里旋转起来，苍蝇成

了旋转的中心,胖子再也受不了了,便请求原谅他所有的过错——他刚才不该那样回答,食堂里不该出现苍蝇。听到这话,瘦子放慢了摆动的速度,一声不吭地把杯子放了下来:杯子放在桌子上,苍蝇还在咖啡里旋转着。他开口说道,好吧,那就把这杯倒掉,再来一杯新的。胖子领命照办。可分发咖啡的那个勤务兵拒绝给第二份:桶里剩下的是留给勤务兵们的。分发咖啡的勤务兵属于第二伙人,虽然他拒绝了,但口气并不那么坚定,甚至有点不自然。瘦子不以为然地说,就是给他再倒一杯,那也够勤务兵们喝的。那个勤务兵犹豫了……就在这当口,值班中士开腔了,他下令把桶盖上,谁也不给。值班中士属于第一伙人,教训胖子的那位也是;他们不动声色地逼视着对方。值班中士身材魁梧高大,还是瘦子开口说道:两三杯咖啡勤务兵们总会有办法搞到的。这会儿他说话的口气,就像刚才分咖啡的勤务兵一样,软了下来。

“就是不能给。要是大伙儿都像你这样……那咱们以后就只能喝西北风了。”值班中士回答说。

“那好!”瘦子恶狠狠地叹了一口气。

“什么叫那好?”通宵未眠的中士恼怒了。

“是穆霍鲍伊惹出来的事,可他倒好,一声不吭。”有人插了一句。

听到这话,胖子吓白了脸,但没有喝到咖啡的瘦子只是白了他一眼,从他身边一擦而过,离开了食堂。胖子穆霍鲍伊耷拉着脑袋呆立在原地,拿着空杯子的那只手低垂了下来。但没人再提起他,更没人再碰他一下,于是穆霍鲍伊小心翼翼地抬了抬头,朝四处扫了一眼,看到没人注意他,便侧身向第四伙人坐的那张桌子挪了过去,终于走近了桌旁,坐到长凳上,拿起自己的那杯咖啡,一口气喝下去。

吃早饭的时间快要结束了,第一伙、第二伙和第三伙人纷纷从桌旁站起身来,离开了食堂。第一伙和第二伙人是空着手走开的,